

易經詳解與應用

周錫韞 著

(增訂本)

東方出版中心

易經詳解與應用

周錫韞 著

(增訂本)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经详解与应用/周锡鞞著. —增订本.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6. 10

ISBN 978-7-5473-1023-6

I. ① 易… II. ① 周… III. ① 《周易》—研究
IV. ① B22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5724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6-710 号
本书原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以书名《易经详解
与应用》出版, 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东方出版中心
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易经详解与应用(增订本)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323 千字

印 张: 25.7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023-6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内容简介

本书是《易经》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三大特色：

第一，解决了二千余年未真正解决的《易经》的作者和著作年代问题：关于《易经》的编撰时代，以往众说不一。本书在通盘衡量各方理据，深究历史资料，并反复考索《易经》文本后，提出新的合理见解：“《易经》草创于西周初（公元前 11 世纪中），而著成于西周后期的‘共和’时代（公元前 841—前 828 年），它是以新的审美艺术形式（韵文），去反映和表达丰富的社会人生哲理、历史经验、政治观念和生活智慧的一本以百科全书为‘体’，而以占筮为‘用’的性质奇特的典籍。其作者是‘共和’时期最高执政官之一的召穆公虎。”

第二，在《易》学史上，作者首次运用音韵、语法、义理、象数、考证、占筮多元结合的方式，并利用近年出土材料（包括楚竹书、汉帛书《易》等），对《易经》进行了由表及里的深入研究，在阐明其古朴的文义，揭示其丰富内蕴之同时，纠正前人标点、解读的不少讹误，使号称中华文化之源的《易经》之面目，豁然呈露于人前。

第三，每卦分原文和“译”、“注”、“析”几部分，有时兼举“筮例”。见解精到，言之有物，贴近人生，关注现实，无论内容或研究、分析方法，都富于创意和启发性。

在近年各类有关《周易》的著述中，诚为别开生面、探骊得珠、成果丰硕之作。

目 录

I 前 文

增订本弁言 / 003

二十一世纪——告别“废纸文化”(代序) / 005

《易经》的语言形式与著作年代

——兼论西周礼乐文化对中国韵文艺术发展的影响 / 011

《周易》成书于“共和”时代 / 029

《周易》的作者——召穆公虎 / 042

怎样为《易经》正确标点 / 048

《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序安排 / 061

“神机妙算”说《易》占 / 069

《易经》常用语词释义 / 077

《易经》的倒装句法 / 084

有关本书的若干说明 / 088

释《易》辞例 / 092

引书简称 / 097

Ⅱ 正文

- | | |
|---------------|---------------|
| 一 乾䷀ / 103 | 二十五 无妄䷘ / 210 |
| 二 坤䷁ / 110 | 二十六 大畜䷙ / 214 |
| 三 屯䷂ / 118 | 二十七 颐䷚ / 218 |
| 四 蒙䷃ / 124 | 二十八 大过䷛ / 222 |
| 五 需䷄ / 129 | 二十九 坎䷜ / 226 |
| 六 讼䷅ / 133 | 三十 离䷝ / 230 |
| 七 师䷆ / 137 | 三十一 咸䷞ / 234 |
| 八 比䷇ / 141 | 三十二 恒䷟ / 239 |
| 九 小畜䷈ / 146 | 三十三 遯䷠ / 243 |
| 十 履䷉ / 150 | 三十四 大壮䷡ / 247 |
| 十一 泰䷊ / 154 | 三十五 晋䷢ / 251 |
| 十二 否䷋ / 159 | 三十六 明夷䷣ / 255 |
| 十三 同人䷌ / 163 | 三十七 家人䷤ / 260 |
| 十四 大有䷍ / 167 | 三十八 睽䷥ / 265 |
| 十五 谦䷎ / 171 | 三十九 蹇䷦ / 269 |
| 十六 豫䷏ / 175 | 四十 解䷧ / 273 |
| 十七 随䷐ / 179 | 四十一 损䷨ / 277 |
| 十八 蛊䷑ / 183 | 四十二 益䷩ / 281 |
| 十九 临䷒ / 187 | 四十三 夬䷪ / 285 |
| 二十 观䷓ / 191 | 四十四 姤䷫ / 290 |
| 二十一 噬嗑䷔ / 195 | 四十五 萃䷬ / 294 |
| 二十二 贲䷖ / 199 | 四十六 升䷭ / 298 |
| 二十三 剥䷖ / 203 | 四十七 困䷮ / 302 |
| 二十四 复䷗ / 207 | 四十八 井䷯ / 307 |

四十九 革䷰ / 312

五十 鼎䷱ / 316

五十一 震䷲ / 321

五十二 艮䷳ / 326

五十三 渐䷴ / 330

五十四 归妹䷵ / 335

五十五 丰䷶ / 340

五十六 旅䷷ / 345

五十七 巽䷸ / 350

五十八 兑䷹ / 354

五十九 涣䷺ / 358

六十 节䷻ / 363

六十一 中孚䷼ / 367

六十二 小过䷽ / 371

六十三 既济䷾ / 376

六十四 未济䷿ / 380

III 附录：《易传》

《系辞·上》 / 389

《系辞·下》 / 394

《说卦》 / 398

《序卦》 / 401

《杂卦》 / 403

I 前文

增订本弁言

本书初版于2005年12月,数年来,承蒙读者错爱,已印行了三版次(2010年还另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大陆推出简体字版)。现据新的资料与近年研究所得,对全书作出重大修订与补充。增订的内容主要是:(一)在“前文”部分,加入论定《周易》的作者与确切成书年代、《周易》正确标点的原则和方法、六十四卦的卦序安排、《易经》以百科全书为“体”而以占筮为“用”之独特性质,以及介绍实测成果、讨论占筮方法的《“神机妙算”说〈易〉占》等一批文章,务求令读者对《周易》本经有更全面、深入、透彻的理解和把握。(二)对《易经》“正文”六十四卦译析部分也作了若干重要的修订调整。(三)在“附录”部分补入《易传》四篇,使更臻完备,便于读者对照参考。

增订本的出版,得到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与侯明副总编辑的鼎力支持以及出版部同仁(尤其是梁伟基经理)的积极协助,责任编辑向婷婷小姐和张炜轩先生的精细校阅亦令全书增色;而前总编辑陈翠玲小姐与策划编辑舒非小姐对原书的刊出也曾付出过不少心力。于此一并致谢!

苏公文擢、罗公懋烈,两位皆研《易》前辈,且深知于我者;罗公更曾为本书题签。惜此卷之成,二公已不及见。谨录当年缅怀之作,永志不忘:

寄怀二章

翠墨偏愁我，长谣独爱公。澜翻情不匮，虎卧气尤雄（公擅苏体法书）。觅梦嗟天醉，惊弦悯道穷。洵洵尘宇内，沂上几人同？（苏公文擢教授）

绕舍如听万壑松，先生端有古人风。清词脱颖争传句，逸思腾云欲贯虹。淡李秾桃情并切，浊泾清渭意何穷。昔年送客难忘处，维港波翻夕烧（仄声）红。（罗公慷烈教授）

《易》道广大，变化深微，此书尽管已数易其稿，但肯定仍有可改进的空间。相信要到真正“天人合一”之日，才会是它最终完善之时。我期待着那一天。

周锡馥 甲午（2014年）中秋前十日

记于香江天南海北之楼

二十一世纪

——告别“废纸文化”(代序)^{〔一〕}

“废纸文化”古已有之,但是否“于今为烈”,则未敢断言。

所谓“废纸文化”其实包含两类:一类是制造废纸的;一类是研究废纸的。制造废纸者不一定研究废纸;研究废纸者也不一定制造废纸,只有研究废纸而不得法,才会制造废纸。故两者时有交叉之处,但亦有不同:前一类的“学术”往往假而空;后一类则脚踏实地,但因刻意深求,以致过犹不及。不过,就“制造废纸”的效果而言,两者实无二致,所以,统以“废纸文化”名之,相信并无大误。

就现代而论,前一类多见于“赏析学”、“解读学”以至“易学”的文字中,而后一类则偶见于“敦煌学”的文字中。

在新的世纪,中国学术研究要向前发展,就须与形形色色的“废纸文化”诀别,不作“无根之谈”,务为“有用之学”,那样方能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和资源,攻坚破关,斩将搴旗,争取辉煌战果,并进而为推动亚洲及世界人类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以下略述“废纸文化”的各种表现。

一、“赏析学”

这是我杜撰的名称。“赏析”而称之为“学”,是因为这门“学问”急速膨胀,近二三十年来,教人如何欣赏诗词之类的文章、专集,可谓

汗牛充栋,为数之多,简直不让清人“经学”专美,似已蔚然成为大邦,故只能以“学”名之。

“赏析学”其实是前人评点之学的发展,本身并无不妥。近世开风气者为刘逸生(日波)先生。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撰《唐诗小札》、《宋词小札》彰彰在人口中,至今重印不辍。刘先生擅诗词,精鉴赏,厚积薄发,小往大来,行文优雅圆熟,百炼千磨,要言不烦,切中肯綮,所著诚有释疑解惑、金针度人之功;谓为现代“赏析学”开山,实当之无愧。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词简释》也是其中表表者,堪称“赏析学”范式之一。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印的《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选材允当,撰作亦较严谨,所以仍可保持一定水准。但以后,此类作品即越出越多,越来越滥,以至泛滥成灾,质素便一落千丈,令人惨不忍睹了。编撰者往往既无识力,又乏诚意:几于凡诗必录,似乎无句不佳,寥寥数十字之短章,可赞以千数百字甚至数千字的长文,平庸拙劣之作,也说得天花乱坠;浪费资源,贻误后学。所谓“废纸文化”,当以此为大宗(这里指各类牟利性的“鉴赏辞典”与书刊为主,那些真正以弘扬中华文化、推介诗词艺术为职志的优秀普及读物,不在此列)。

二、“解读学”

这也是我杜撰的名称。特指利用西方各种诠释理论剖析中文著作,而以汉语写就的文学批评。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以来,至今方兴未艾。这类文章有的确能从新的角度对作品加以审视,开掘,比较,阐释,偶亦得未曾有,给人意外惊喜;其佳者自有展拓视野、沟通中西文化之功。但是无可讳言,庸拙者亦比比皆是:或诘屈聱牙,辞不达意;或张冠李戴,削足适履;或跋前疐后,顾此失彼。此盖由对中、西文论双方(或单方)未能深究,贯通,只停留于片面或表面的肤浅理解所致。于是,满纸是晦涩的名词术语,生吞活剥,呲牙咧嘴,自

已写得艰辛,别人看得痛苦,真是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有时则以艰深文浅陋,把已广为人知的观点重新包装,使如七宝楼台,眩人耳目,但拆开一看,不过熟调而已。凡此种种,都是“废纸文化”的新“梯队”,其“产量”也未可小觑。

手边恰有某位诗人教授的鸿文,以西方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理论评论“庄子散文的艺术”。姑引一段,聊供“赏析”:

技术是建立在对手边事物的“熟悉性”,视手边事物为可处理的,视事物为“制造或控制”,是在一使用的方式下成为专家。但技巧(技艺)却是以技术的认知所提供的基础,造成一“断裂”,建立在手边事物的陌生性,亦即是要把事物的不显著性带出来,换言之,要显露真正的物性,并回应于它本性的富饶。……“做家具”是技术,但“真正的做家具者”需要技艺,这技艺在人物关系上观点的改变,是与日常生活实用的断裂,回应于物性,相应于“它本性隐藏的富饶”。

按:如果作者想说的是,“真正的家具”除了实用性外,还须有装饰、观赏性,那大抵不错;但又何必讲得那样艰涩迂曲,结结巴巴?而还须指出的是:要是家具果真“与日常生活实用断裂”,便不成其“家具”,只是“摆设”而已。正如模特儿表演的时装,确可谓“回应于布料”,令其尽显“本性所隐藏的富饶”,但谁又会来真格,穿着它们去招摇过市呢?唉!

三、“易学”

《周易》是一本以百科全书为“体”而以占筮为“用”的古老的奇

书,其中包涵不少可用作哲学、政治学、史学(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文学、训诂学、音韵学、语法学研究的有用资料。而今天据以占问、预测,有时仍相当准确,似乎确有“天机”隐存其中。且举一例:

2000年10月27日,距美国大选正式投票前十天,预测其总统选举结果。为戈尔筮得《比》卦之六二爻,小布什得《未济》卦九二、六三、上九爻。投票在11月7日进行,共和党小布什与民主党的戈尔得票极为接近,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因“问题票”甚多,戈尔要求以人手重点而掀起连场官司,直到12月12日,联邦最高法院裁定重点违宪,才由小布什宣布取得最后胜利。现在看来,占筮所得跟整个选举过程、结局相当吻合,真是信不信由你(具体分析见本书《比》卦、《未济》卦)。

由于《周易》的卦爻辞似藏玄机,加以词语简古,又使用诗歌句法,令句义模糊而多歧,^{〔二〕}所以显得十分玄妙。正由于此,从春秋战国起,以《彖》、《象》、《系辞》、《说卦》等“十翼”为代表的注《易》解《易》之作便应运而生,历汉、唐、宋、清各代,至今源源不绝,并且还“走向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古人之作我们暂不去议论,至于现代的《易》说,除一些确于考古、训诂、义理、象数有据者外,其他不少都是废纸。因为无从验证,于是便似乎可以天马行空地自由驰骋,作各种无根的推断、臆测、遐想;甚至训诂不通而妄谈微言大义。如是,“废纸文化”自然又多了一个来源。

四、“敦煌学”

上回在“敦煌学国际研讨会”(2000年7月,香港)中,我说有的敦煌卷子其实是废纸,作文化研究的价值不大。结果引起误解,或以为我指整个“敦煌学”研究都是废纸,或以为我在开玩笑。

不错,敦煌文献与甲骨文、汉简、故宫大内档案一起,被称为中国近代四大学术发现,其历史文化意义无可估量。王国维先生说:“古

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敦煌学”这门“新学问”在先辈与时贤的努力之下,充分利用“藏经洞”与敦煌地区的“新发现”,确乎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绩粲然可观。但敦煌的资料也有其稍特别的地方,就是,所谓“藏经洞”原是个废物堆,^{〔三〕}有些卷子只是随笔乱写,又随手扔弃的废纸,并非精意或至少认真的文化创造,因而只有“古董”价值(乃唐宋的纸张、墨迹),而无文艺、文献价值(或这方面的价值甚低),却是不争的事实。把全体均视为宝贝,就如全盘加以否定一样,都是极端,同为一累。

不妨打个比方,假如有某位有心人此时此刻不惮烦劳,把香港某公司写字楼或某所学校教室学生的废弃字纸收集起来,放进“时间囊”中,数百年后再行打开,那么,是否会成为媲美“敦煌宝藏”的另一“香港宝藏”?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第一,大多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第二,就算偶有可“研究”者(比如错别字之类),也绝对无法代表现代香港文化,因为该等废纸并非精心刻意的文化创造物。以流行歌曲而论(敦煌“曲子”便是当时的流行歌词),我们可以根据一纸学生消闲遣闷时凭记忆胡乱写就、因而错漏百出、已随手扔掉的歌词(学校垃圾筒随时可见这一类纸张),去郑重其事地“订正”经正式出版或仔细抄录的文本吗? 我觉得,有少数敦煌卷子便属于这一类废纸,实不宜过分认真对待,投放太多的精力、时间,并从中引出某些“假说”和结论。

还有一种情形是,对错讹、缺失严重的卷子,如无充分证据,也无必要作猜谜式的补苴。因为势必言人人殊,变为“竞猜游戏”,文章永远作不尽,也永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常言道:“人生不如意,十事常八九。”反正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圆满的事情多得很,有些确实无法弥补者,暂时也只能让它如此下去。

和这相反的是,如果原卷文从字顺,理路清晰,一般也不宜滥用“假借”之法去另立新解,因为那样也是文章永远作不完。

这些原则似亦适用于“敦煌学”以外的所有古代文化研究领域。

以上所言种种,仅涉初步思考,容有照应未周或持论欠妥之处,尚祈博雅诸公有以教之。

注释

- 〔一〕 本文曾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主办之“21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前瞻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后刊于2001年11月9日—23日香港《大公报·艺林》。现略经修订。
- 〔二〕 关于“诗歌句法”的特点、功能,请参阅拙文《诗歌句法和散文句法》,载《中国语言学报》第十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103—117页。
- 〔三〕 参方广钐《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载《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24—46页。